

探险之书 | 用梦幻的方式进入生命与爱的王国

JOSTEIN
GAARDER

[挪威] 乔斯坦·贾德 著

江丽美 译

玛雅

Maya

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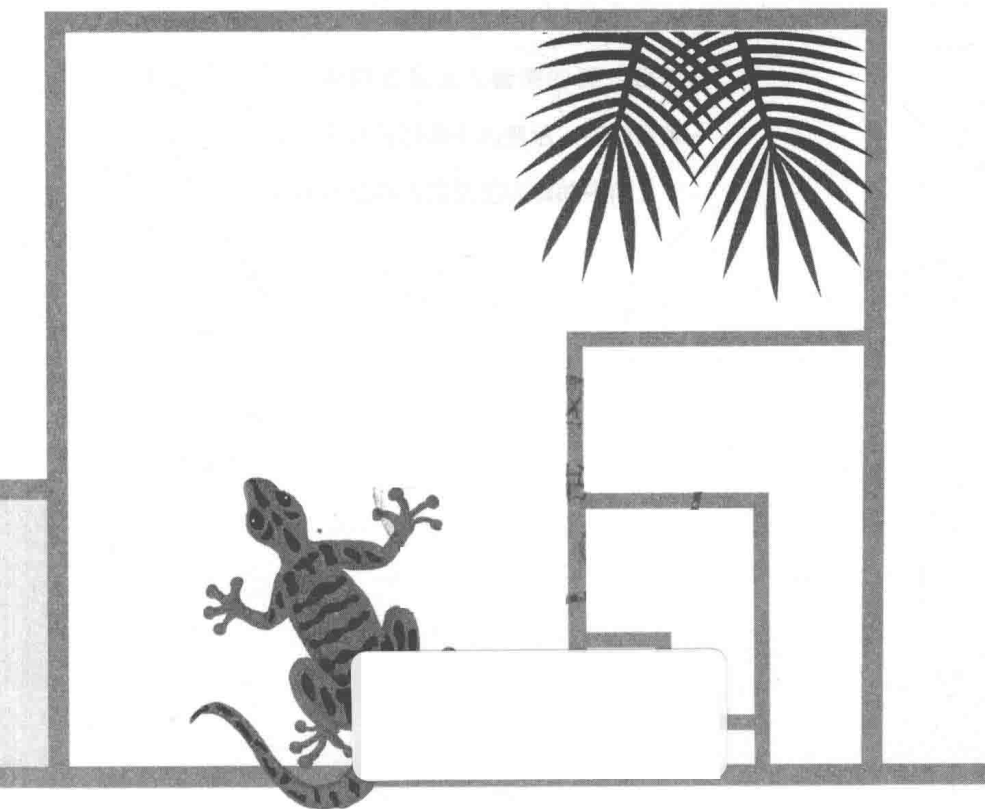
探险之书 | 用梦幻的方式进入生命与爱的王国

玛雅

Maya

[挪威]乔斯坦·贾德 著

江丽美 译

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01-2007-02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玛雅 (新版) / (挪威) 乔斯坦·贾德著; 江丽美译.

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8

书名原文: Maya

(苏菲的世界系列)

ISBN 978-7-5063-9336-2

I. ①玛… II. ①乔… ②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挪威 - 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2622号

MAYA by Jostein Gaarder.

(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's edition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. Aschehoug & C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2017)

by The Writer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玛雅 (新版)

作 者: [挪威] 乔斯坦·贾德

译 者: 江丽美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9 × 205

字 数: 275 千

印 张: 12.5

印 数: 001 - 10000
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36-2

定 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解开人类生存之谜

傅佩荣

经过一百五十亿年的等待，我终于要动笔写这篇文章了。原来从创造宇宙的大爆炸开始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我眼前的这一件事。仔细阅读完贾德的新作《玛雅》之后，我很难想到不同于上述所说的开场白。

《玛雅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是带有悬疑色彩的爱情小说，还是深寓哲思趣味的散文随笔？或者，是探讨生命起源以至人类演化的科学著作，还是关心永恒并且触及来世与轮回的宗教假设？正确的答案是：以上皆是。如果再加上解说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玛雅画像的神奇逸事，内容就更完整了。

这简直是个万花筒啊！我们一起来欣赏贾德魔术般的手法。

太平洋探险队的最后一站是斐济群岛中的塔弗尼岛。这里是国际日期变更线所经之处，新的千禧年将会在此露出第一道曙光。法兰克是探险队的一员，专业的生物学者，但是心中常有对永恒的渴望。时间是一

九九八年十一月间，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派了安娜与荷西，来这里拍摄有关迎接千禧年的背景报道。这一对恋人之间的对话非常特别，好像是背诵古老的箴言，其中蕴藏了某些洞识，但却不是一目了然的。法兰克的好奇心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

这本书的主要内容，是法兰克从此时开始的所见所闻与沉思冥想。他将这一切写成一封长信，寄给因为女儿过世而与自己分居的太太薇拉。在陆续写下这封信的过程中，他与薇拉相聚又复合，而安娜与荷西的故事也在经过高潮迭起的剧情之后，得到圆满的结局。

“玛雅”一词使人眩惑。我们可以找到一连串与它发音相同的词。南美洲的“玛雅”古文化已经是历史陈述；而印度教的“玛雅”观念依然通行，它是幻象或面纱，遮蔽了真实界，使人们的觉悟显得格外困难。接着，安娜的家族名字正是“玛雅”，源自一个吉卜赛祖先；而这一系列祖先之中，也许有一位叫“玛雅”的女子，曾经提供了姣好的面貌，让画家戈雅画成了名作。安娜长得酷似画中的玛雅，以至常有人觉得她面善。这是遗传基因的巧合？还是轮回转世的例证？

法兰克是生物学者，在研究生命演化的现象时，偶尔会觉得自己像是“当今的达尔文”。既然如此，本书中有关生物演化的观点难免层出不穷。譬如，宇宙的存在是由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大爆炸所造成的，但是一直要到四十亿年前才有生命出现，接着是六亿五千万年前像地鼠的生物，演变到三亿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两栖类，最后，人类成功地出现，不过是最近几百万年的事。想到人生不过数十寒暑，而整个酝酿与准备的过程竟然如此漫长及繁复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

忽略这个问题，就会面临旅店中的壁虎对法兰克的质疑：人的大脑

多了一些东西，具有理解能力，但是却因此遍寻不着生命意义，以致要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吗？人这个物种只会制造借口、寻找掩饰，凡事都要经过伪装吗？当然，壁虎在演化路径上是人类的前辈，在法兰克笔下，则代表生物对人类提出不解之处。它对法兰克说：“我是你的双胞胎兄弟，代表你的规矩。”意思是：人与其他物种是同源的，但是人的某些行为显然有违一般生物所遵循的规矩。这其中当然包括科技发展与生态破坏。本书结语有一段是：“因此，保留此一星球的生存环境，不仅是全球的责任，并且也是全宇宙的责任。有朝一日，黑暗可能再度降临。而这一回，上帝的神灵将不再浮现于水面。”

这段话提及了“全宇宙”与“上帝的神灵”，正好是我们转向哲学省思的坦途。在此，书中角色暂时退居幕后，因为他们以各种方式表现的，其实是作者贾德的观点。以下稍加引申说明。

首先，关于宇宙的起源，要问它是上帝所造，还是自己恒存？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家，比较偏好“自然神论”，亦即：上帝创造宇宙之后，放手不管，让它自己去发展。这种看法与当代科学界所宣称的大爆炸理论是可以相容的。它一方面不必否定上帝存在，同时又维护了宇宙的自主性。于是，人类可以认为自己是上帝造的，只是方法变成长期的演化。

演化的目的是一般人的意识。人有意识，就好像宇宙终于睁开了眼。人观看万物的眼，正是宇宙观看自己的眼。这里贾德借用的是黑格尔哲学：上帝是无限精神，人是有限精神，由于精神的本质必须活动（因为完全死寂的是物质），所以无限精神是创造了有限精神，好让后者可以回归自己。回归的方法是充分发挥意识的作用，使精神可以经由艺术、宗教与哲学，走向绝对精神的领域。贾德没有详细介绍上述内容，但是在字里

行间提醒大家：新的千禧年到了，人类尚在成蛹阶段，如何才能蜕变为美丽的蝴蝶呢？除了展现心灵的潜能，提升精神的境界，此外别无出路。

另一位哲学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见，那就是法国的德日进。德日进把达尔文的演化论、柏格森的创化论，以及他的天主教信仰结合起来，说明了生物进化的轨迹与人类未来的正途。关键在于人类跨越过了“反省的门槛”，展现了可贵的自我意识，可以思考、判断、设计与抉择，然后有能力带领宇宙的演化走上正确的方向。这方向就是：由自我意识推扩为“我们”意识，转化为“爱”的行动。他说：“在我看来，地球的整个前途，正如宗教，系于唤醒我们对未来的信念。”

贾德提醒我们：科学的年代已经接近“闭幕”阶段。人类通过科学研究所能知道的，大概都已经知道了，所能做到的，也做得差不多了。难道下一步真的是要强力介入宇宙的演化行程，弄得天翻地覆，以致“黑暗之日”再度降临吗？我们面临了生命转弯的地方，那么何不放松心情，减缓脚步，对古老的宗教启迪与哲学智慧，重新燃起请益的热忱。说不定这才是解开人类生命存在之谜的契机！

相较于贾德的成名作《苏菲的世界》来说，这本《玛雅》适合所有具备成熟思考能力的人阅读。其中的哲学分量固然不轻，但是作为主导线索的却是今日流行的生物学知识。哲学与生物学的聚焦之处，正是“人生有何意义？”这样的大问题。《玛雅》中有一句箴言回荡在字里行间：“创造一个人得花上几十亿年。而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。”因此，人应该珍惜此生。珍惜的极致，就会像本文的开场白所说的了。

谈到箴言，就是安娜与荷西口诵的那些语句。箴言共五十二则，原本写在五十二张扑克牌上，在玛雅家族中流传。相关的这一段故事是全

书最悬疑的部分，而这些箴言究竟说了些什么？说出作者对宇宙起源、生物演化、人类意识浮现等重大问题的看法。每一则箴言都值得省思再三，合而观之，则是浩瀚澎湃的史诗。读来使人心胸开阔，觉得人类与全部生物、整个宇宙都极为亲密，接近庄子所谓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意境了。

《玛雅》若是一本单纯的小说，也许会引起一阵阅读风潮；若是一本哲学著作，也许会受到学者的讨论。现在它兼具两种特质，相信将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求知欲，促使大家关心一些属于根源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明确的、单一的或标准的答案，但是只要想到它们，就会帮助自己的心灵变得比较沉淀、比较稳重、比较内敛，因而也可能以更清醒的意识品味自己的生命。

目 录

解开人类生存之谜 | 傅佩荣 001

序 曲 001

给薇拉的信 013

最后一眼最珍贵 017

没人要猜的谜语 039

进步的两栖类 056

喂蚊人与壁虎 083

悲戚的灵长类 107

热带高峰会 134

橙 鸽 161

二分之一的悲伤 187

雏 菊 202

侏儒与神奇肖像 235

逻辑怎能包容矛盾 269

后 记 286

箴言 | 傅佩荣 译 330

！

序 曲

对我来说，只有一个地球，一个男人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九八年一月，那个朔风野大、潮湿的清晨，法兰克降落在斐济群岛的塔弗尼岛上。一夜的雷电交加，一大早马拉福植物的园主就忙着修理电厂遭受的破坏。整个食物冷冻库皆已遭殃，于是我自愿开车到马提去接几个新来的客人，他们从纳地搭机，预定在今天早上抵达这个“国际日期变更线”的小岛。安吉拉和乔肯·凯斯对我的提议感激不尽，乔肯还说，在危机之中，你总是可以信赖英国人。

这个严肃的挪威人一踏进我的路虎越野车，我便注意到他。大约四十开外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和大多数北欧人一样好看，但他有着褐色的眼睛，头发显得有点垂头丧气。他自称法兰克·安德森，我还记得自己在心里偷笑着，或许他就是那种少见的品种，终其一生感叹着自己的生存缺乏精神与永恒，而被彻骨的悲伤压得透不过气来。这个假设在那天晚上更显得牢不可破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进化论生物学家。对那些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，进化生物学实在难以令人容光焕发。

我在克罗伊登家中的书桌上，有张寄自巴塞罗那的风景明信片，它已经皱成一团，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。上面的图案是高地完成的大教堂沙雕——神圣的家庭，明信片背面写道：

法兰克吾爱：

我将在周二抵达奥斯陆。但我绝不孤独。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你得打起精神来。别打电话给我！我要在话语干扰我们之前，先感觉你的身体。你还记得神奇不老药吗？不久你就可以尝到一点。有时候我觉得好害怕。我们能做些什么，好让自己妥协于短暂的生命之中呢？

你的薇拉

有一天下午，法兰克和我坐在马拉福的酒吧里，各自捧着一杯啤酒，他让我看这张印着那许多尖塔的明信片。当时我正告诉他，几年前我失去了席拉，他静静坐了很久，才打开他的皮夹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明信片，将它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桌上。上面印的问候语是西班牙文，不过这位挪威人为我逐字翻译，仿佛他需要我的帮忙，才能够抓住自己翻译出来的意义。

“薇拉是什么人？”我问，“你太太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我们在八〇年代末期，在西班牙认识。几个月之后，我们便一起住在奥斯陆。”

“但是结果不好？”

他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：“十年后她搬回巴塞罗那。那是去年秋天的事。”

“薇拉并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名字，”我说，“应该像卡达兰之类的。”

“薇拉是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小镇的名字，”他说，“根据她家人的说

法，薇拉的母亲在那里怀了她。”

我俯身瞧着明信片。

“所以她到巴塞罗那探望她的家人？”

他又摇了摇头。

“她在那里几个星期，是为了博士论文的口试。”

“真的啊？”

“写的是离开非洲移民他处的人类。薇拉是个古生物学家。”

“她带了谁去奥斯陆？”我问道。

他低头凝视着手中的杯子。

“桑妮亚。”这是全部的回答。

“桑妮亚？”

“我们的女儿。桑妮亚。”

“所以你们有个女儿啰？”

他指着明信片。

“我就是从这明信片上知道她怀孕了。”

“是你的孩子？”

我看见他全身一阵痉挛。

“是啊，我的孩子。”

我猜是在某个时候，情况变得很糟。我试着拼凑出原形，但还有几个线索要调查。

“这个你会尝到一点的‘神奇不老药’又是什么？听起来真是诱人得要命。”

他迟疑片刻，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推到一边，带着一抹近乎羞涩的微笑。

“没什么，这实在太蠢了，”他说，“那只是薇拉自己异想天开的结果。”

我不相信他。我猜那是法兰克和薇拉异想天开的结果。

我向酒保要了另一杯啤酒，法兰克却几乎没碰他的啤酒。

“继续。”我说。

他又说了下去。

“我们对生命都有种义无反顾的渴望。或者我应该称之为‘对永恒的渴望’。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。”

我当然懂得！我觉得心跳得太厉害，实在需要下点功夫才能使它安静一点。我只是举起一只手掌，他就明白，我并不需要他来解释所谓对永恒的渴望。他留意到我的手势，显然这不是法兰克第一次想要解释这句话的真义。

“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有着和她一样坚定的需求。薇拉是个好心肠的人，也很实际。但是也有很多时候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再不然就是活在我应该称之为古生物学的世界里。她比较重视垂直的、过去与未来的世界，而不重视水平的现实世界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她对现实世界的纷纭扰攘不感兴趣。或者是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切。事实上她长得很美，真的很美。但我从没见过她带上一本体面耀眼的杂志。”

他坐在那儿，手指拨弄着啤酒杯。

“有一回她告诉我，年轻的时候，她曾经做过一个很生动的白日梦，有罐神奇的药水，只要她喝下一半，就可以长生不老。然后她就有无限长远的时间可以找到她想要的男人，让他喝下另一半。因此她得在某一

天，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，不是下个星期，就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后。”

我再指指那张明信片。

“现在她找到那个长生不老药了吗？”

他露出一个投降似的微笑。

“一九九二年初夏，她从巴塞罗那回来。她一本正经地宣布，我们必须吞下几滴她从小就梦想着的那种神奇的药水。现在，我们都有一小部分开始在过它自己的日子。或许在未来的十亿年里，它就会开花结果。”

“你是说，后代？”

“是啊，这就是她的想法。事实上，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，不都是几百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名女子的后代吗？”

他抿了一口啤酒，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试着再把他拉出来。

“请继续说下去。”我引诱他再说。

他深深望进我的眼里，有如在衡量我是不是个能够信赖的人。

“她那一次来到奥斯陆，就告诉我，如果她有了那个神奇不老药，绝对二话不说分我一半。当然，我始终都没喝到什么‘神奇不老药’，不过那个感觉还是很棒。我瞥见她心里有种高贵的情操，作了选择绝不反悔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这年头已经很少人会承诺什么永远的忠实。人们相聚都是只能同甘。但毕竟也有苦的时候。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干脆切断关系，一走了之。”

这时他变得热切起来。

“我相信我可以一字不漏记得她说了些什么。‘对我来说，只有一个地球，一个男人。’她说，‘我的感觉如此强烈，因为我只能活一次。’”

“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，”我点点头，“但是后来怎么了？”

他简单明了地说完了。喝完啤酒，他告诉我，桑妮亚在四岁半的时候走了，此后他们就无法再住在一起。太多悲伤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他说。然后他就呆坐在那里，凝望着屋外的棕榈树丛。

这个话题就此终止，只有我还很谨慎地想再为它注入一点生命。

同时，我们的谈话也多少被打断，有一只蟾蜍跳上我们所在的垫高地板。它呱呱叫了一声，然后蜷伏在桌下，我们的脚边。

“这是一只甘蔗蟾蜍。”他说。

“甘蔗蟾蜍？”

“它的学名叫做 *Bufo marinus*。它们在一九三六年由夏威夷引进，好对抗甘蔗的害虫。它们在这里可活得兴高采烈。”

他指指外头的棕榈树丛，我们看到四只或五只以上的蟾蜍。几分钟之后，我在潮湿的草地上，数到十几只蟾蜍。我在岛上待了好些天，却未曾一次看到这么多只蟾蜍。法兰克几乎像是吸引着它们一样，再不久，眼前就出现了二十几只。这么多只蟾蜍同时现身让我不由得恶心起来。

我燃起一根香烟。

“我还在想你所说的那种不老药，”我说，“不是每个人都敢去碰它的，我想大部分人都只会把它搁在一边。”

然后将打火机立在桌边，悄声道：“这是个神奇打火机，你点着它，就会长生不老。”

他凝视着我，没有一丝笑容。他的瞳孔仿佛正在燃烧。

“不过要想清楚，”我强调，“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决定之后绝不能反悔。”

他完全无视我的警告，“这没有什么差别。”他说。不过即使在这个

时候，我还是不能确定他会怎么做。

“你只要正常的生命期限吗？”我严肃地问道，“或是你想要活在地球上，永远不死？”

法兰克缓慢而意味深长地拿起打火机，点着了它。

我觉得很感动。我在斐济群岛待了将近一个星期，如今我不再觉得孤独。

“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。”我的肺腑之言。

然后他第一次露齿微笑起来。我想他对我们的这一次会面和我一样感到难以置信。

“不多，当然，不多。”他承认道。

说完他探起身子，在啤酒杯上对我伸出手来。

好像我们是某个特权俱乐部的会员。永恒的生命，法兰克和我丝毫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只是对生命的短暂感到惊骇不已。

晚餐时间将至，因此我向他暗示，我们该为刚刚缔结的盟友关系喝一杯。我提议喝琴酒，他欣然同意。

蟾蜍继续在棕榈树丛间聚集，我再度感到一阵反胃。我向法兰克自首，我还不太习惯房间里的壁虎。

琴酒来了，服务生为我们准备餐桌，送上晚餐之际，我继续坐在原地，向天堂里的天使敬酒。我们甚至为那一小撮党羽喝了一杯，这些人对天使永恒的生命始终艳羡不已。法兰克指着棕榈丛中的蟾蜍，说我们也应该敬它们一杯，真是罕见的君子之风。

“它们到底也都是我们的亲兄弟，”他直陈，“我们和它们的关系亲过小天使。”